

独幕话剧

跃进饭

馬琨、李越、赵振濤等編



長安書店出版

最近出版新书

節 虧 米 集 收 君 馱 妝 柿 亲 芽 士 來 了
 不 的 兩 米 唱 借 紅 招 新 戰 哥 哥 回
 了 食 和 一 豐 昭 嫂 嫁 西 香 的 哥 哥
 吃 糧 錢 約 糧 大 担 桂 木 強 軍 福 霸 途 誤 雪 療 茶 养 桂 工
 她 約 一 分 節 迎 襄 張 买 一 田 枯 頑 当 折 幸 活 報 一 韓 副 上 齊 膠 丹 重 屯

(秦腔現代劇)

(快 板)

(演唱材料)

(演唱材料)

(秦腔历史劇)

(板 板 腔)

(鄆鄆現代劇)

(秦腔現代劇)

(唱 詞)

(快 書)

(唱 詞)

(小 歌 劇)

(儿 童 劇)

(說 唱)

(快 書)

(鄆鄆現代劇)

(鄆鄆現代劇)

(鄆鄆現代劇)

(秦腔历史劇)

(花 腔 戲)

(快 書)

(历 史 劇)

(現 代 劇)

(現 代 史 劇)

(历 史 劇)

四分

五分

一角四分

一角三分

一角六分

四分

四分

五分

三分

五分

六分

五分

四分

四分

四分

四分

四分

七分

四分

五分

四分

一角三分

一角二分

四分

一角二分

跃进饭

时 間：某日下午，某工厂下班前不久。

地 点：一个工人家属区。

人 物：李德山：工人，廿八、九岁。

李 妻：家庭妇女，廿四、五岁。

張大嫂：工人家属，居民委员，卅岁左右。

玉 琴：廿二、三岁，工人家属。

刘秉树：工人，卅七、八岁。

布 景：一个普通工人家庭。舞台正中有窗戶，窗外远处可見工厂的一角。右边有一門通內室，左边一門出入。舞台的右側有一方桌、左側有床。

幕 启：李妻愉快地哼着“社会主义好”的歌曲正摆設食具。她不时的回头向窗外張望；显然是在等待着丈夫回来。突然，她象发现了什么似地，急忙地跑

向廚房去。

外 聲：媽、媽，我走了！

（李妻又急忙跑向窗外）

李 妻：你做啥去？

外 聲：我宣傳去。

李 妻：宣傳完了早些回來啊！

外 聲：哎！

（李妻又跑入廚房）

（床上睡着的孩子醒了，哭了起來，李妻聞聲而至）

李 妻：噢、噢、不哭，不哭，媽媽給你做躍進飯、躍進饅，一斤米出八十五兩飯，還有燙面饅，無碱饅，把我娃吃的胖胖地，把爸爸也吃得胖胖地。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呀？

張大嫂：（早已悄悄走進來壓粗了嗓門）這不回来了嗎？

李 妻：喲，張大嫂啊！你吓了我一跳。快坐！

張大嫂：（玩樂地學李妻）躍進飯、躍進饅，把爸爸吃得胖胖的，哈哈……

李 妻：（尷尬地）哈！哈！快坐。

張大嫂：不啦，我還有事吶！怎麼樣，你这手兒露了沒有？

李 妻：沒有，到現在連人影兒還沒見吶。

張大嫂：大概厂子里活忙，我們保安他爹也沒回來吶。哎，來！來！（拉李妻向廚房走去。李妻抱上孩子）先放下！（李妻放下孩子。二人正欲下時，孩子哭了起來。二人又同時去哄孩子。孩子止住了哭，二人又走。孩子又哭，二人無奈，只得留下）

李 妻：（抱起孩子）不哭羅，不哭羅！

張大嫂：柱兒他媽，这回你可信服了吧？

李 妻：嗨——瞧你說的，这事明擺到眼前頭，若再不信，哪就該反反我这保守思想羅！

張大嫂：你可別那麼說，四車間孫師傅家还不信吶。

李 妻：啲！

張大嫂：說什麼“人是鐵，飯是鋼”，你要是

“忽弄”肚子，到节骨眼儿上，它可不給你來勁兒。我動員了她好几回，死說活說她也不干。人家還有根據呢。

李 妻：什麼根據？

張大嫂：她說，不瞞你說，舊社會老孫在機器廠干活，养活不了家，我還搞了几天副業，賣了陣子蒸饅頭；要真是一斤面能出二斤多饅頭，我早發財啦。我說：那不是舊社會嘛，沒人想出這樣的法子嗎？你猜她又怎麼說？

李 妻：她又怎麼說？

張大嫂：她說：就打能成吧；一斤面摻一斤多水，那出來不成了面糊了？我看你們這些能人怎麼糰饅頭個兒？

李 妻：那，那你就叫她看看哪！

張大嫂：我是叫她看了；可人家又提出問題來啦！

李 妻：那還有啥問題啊？

張大嫂：咱們上回不是宣傳做飯要注意營養，保證職工健康嗎？

李 妻：是啊！

張大嫂：人家說：一斤面摻一斤多水，光水占了多一半，那有什麼營養啊？

李 妻：喲，大嫂啊，說實話，這個問題呀我也有些擔心，你說這營養……

張大嫂：這你放心！節約用糧，多出飯的成品，跟廠子里干活兒一樣，都得經過科學……科學什麼來着？

李 妻：（猜）檢查？

張大嫂：不！不是。

李 妻：（又猜）測驗？

張大嫂：不！也不是。

李 妻：（同時想起來）鑑定！

張大嫂：對，是鑑定。反正都得經過檢查，要說到營養，不但不比老法做飯差，還比老法做飯大吶。

李 妻：那可真是十全十美了！又節約糧食，又多出飯，又營養大，又化錢少，那可再好也沒有了。

張大嫂：對啦！提起節約來啦，我大估摸算了，
一下；要是咱們這“溜兒”全都採用了
新法做飯，每家能節約少一半子糧
食吶！

李 妻：吶！那要是全國都採用了，不就了不
得了嗎？

張大嫂：敢情那末一來呀；每年還不得節約好
幾、好幾、好幾千萬斤。

李 妻：可不，要不，怎麼說大躍進喜事多
吶，有能人哪！（把孩子遞給張大嫂）

張大嫂：（接過孩子，对孩子）有能人，你是
個小能人；你爸爸是個大能人；你媽
是個大大能人……

李 妻：（煞有介事地）大嫂子，這麼一來
呀，家家得準備個糧食囤。

張大嫂：（不解）要糧食囤幹麼？

李 妻：你想啊，節約歸己，要是家家都這麼
節約起來，沒個囤往哪兒攔呀？哈
哈……

張大嫂：哈哈……

李 妻：要依我說，吃飽了，吃好了，要那么多糧食干什么？还挺占地方。

張大嫂：要不，怎么說新法做飯好处多吶？又省糧，又有营养，又化錢少，又卫生，味道好，花样多。咱們保証把飯做好，让职工吃飽，吃好，为社会主义更多地出把力气。

李 妻：大嫂，行，你真行！一說就是一套一套的。

張大嫂：你可別夸我了吧，我这不也是才学习嘛？

李 妻：行！我也得向你学习。

張大嫂：哟！你看我只顧跟你在这“拉搭”哩；还有几家还得去看看。

李 妻：再坐会嘛！

張大嫂：不啦！柱儿他媽呀！就看你这手儿怎么露啦！

李 妻：放心吧！我的家属委員，我这不做好了，淨等他回来啦。

張大嫂：行，柱儿他媽，看你的啦！

李 妻：沒錯兒。

張大嫂：好！我走了——（正欲下，玉琴張惶地，边走边嚷上）

玉 琴：我的大委員，你在这儿呐！害得我到处找你。

張大嫂：怎么啦？

玉 琴：出事啦！

（張大嫂、李妻莫名其妙的就往外跑，又覺得沒問明究竟，又回來）

張大嫂：到底出什么事啦？

李 妻：

玉 琴：（對張大嫂）你不是宣傳叫用新法做飯嗎？我也試驗做了；可我蒸出來的饅頭，一個個跟年糕似地，又不旋還粘里呱咕地。

張大嫂：你是怎么蒸地？

玉 琴：就是按你說的那法子呀！

（張大嫂、李妻二人瞠目相視）

張大嫂：先把“發面”合成面糊糊？

玉 琴：嗯！

李 妻：再搵干面？

玉 琴：再搵干面。

張大嫂：再揉上燙面？

玉 琴：揉上了。。

李 妻：揉好了再在案子上发一小会？

玉 琴：是啊！

張大嫂：末了再搵干面？

玉 琴：再——哟！我怎么把搵干面給忘了呢？

張大嫂：看，我說啲！

李 妻：你这个玉琴哪，干什么事都那末馬虎！

玉 琴：（慚愧自責地）我呀！

張大嫂：別我呀、我呀的了，快走！看看去。

玉 琴：哎！

（二人下，李妻送至門口）

李 妻：張大嫂！沒事來呀。（回頭象發現桌上少了什麼似的）哟！（又跑入廚房）

李德山：（上，見屋裏沒人，菜已擺好，他掀開看了看）好啊，好啊！（忽然地）哎，就乘这个机会跟她談談。（走到床頭去看孩子。李妻上）

李 妻：回來啦？

李德山：回來啦。

李 妻：上午怎麼沒回來呀？

李德山：我正想跟你說這事啊。

李 妻：你不說我也知道。

李德山：你知道什麼？

李 妻：廠子裡活忙。

李德山：哎——活忙也擋不住吃飯啊。

李 妻：可你上午就沒吃！

李德山：沒吃？我又不是鐵打的人。

李 妻：那你上哪兒吃的？

李德山：你听啊，上級不是号召咱們想辦法，
找竅門，節約糧食嗎？

李 妻：是啊！不是每人節約二斤了嗎？

李德山：二斤？我看哪，这回每人每月至少能
節約十斤。

李 妻：節約十斤？

李德山：十斤。

李 妻：能行嗎？

李德山：當然能行。

李 妻：（旁白）他还当我不知道呐。（对李）
那怎么行呢？

李德山：（旁白）是个保守主义者。（对妻）
我原来也不大相信，可事实把我教育了。

李 妻：什么教育不教育，每人每月按定量还得精打细算吃呐；这要再节约十斤，那除了把脖子扎起来别吃。（旁白）
看他还说什么？

李德山：（旁白）看来得多费点唾沫。（对妻）
你怎么这么保守，净想着不够吃不够吃，怎么就不想办法拿一斤面给咱们蒸出斤半饅呢？

李 妻：（旁白）还说我保守！我一斤面都蒸出二斤饅啦。（对李）我沒听说过，
你去打听打听；谁家不是一斤面四兩水、一碗米三碗飯——再多呀！除了
他会变戏法儿。

李德山：迷信，保守！

李 妻：先别扣帽子。你說谁家不是一斤面四

兩水？

李德山：（打斷她）一碗米三碗飯，要不怎么说這問題也得先革思想的命吶。

李妻：再革命，那一斤面哪，还是一斤面。

李德山：那你要不信，我做一頓給你吃。

李妻：（旁白）吶！他也学会新法做飯啦。
（對李）你先說說怎么个做法？

李德山：（楞住）吶！這我還得回廠去問問食堂的白師傅。

李妻：（旁白）鬧了半天，吃着節約飯，还不知道怎么做的吶！（對李）那呀！你就先別給我宣傳吶。

李德山：（旁白）你看，我当时怎么忘了問問這法子呢！（對妻）那，好，我先領你吃一頓去。走，上飯館。

李妻：（旁白）得，要拿事實教育我。（對李）我沒現成的糧票。

李德山：（旁白）讓她吃了，看她还說什麼。

（對妻）我有，還得先告訴你，連小柱在內，咱們一家子不過吃上一斤來

粮票。

李 妻：那“敢情”好，哪有这么个飯館啊？要真那么省粮食，我就天天上那吃去，也省得我做。

李德山：往后啊，新法做飯要是实行开了，家家都能这么做，咱们全省每年就能节约二十亿斤粮食。

李 妻：（旁白）我說上午怎么沒回来呢，原来上节约食堂去啦。（对李）象你这大肚皮，一頓还不得吃一斤粮票！

李德山：（旁白）看她还怎么说。（对妻）对不起，才吃了五兩。

李 妻：嗨！沒听说过。那你一定沒吃饱。

李德山：沒那么一说；我不但吃的飽、吃的好，吃的花样还不少呐。

李 妻：（对床上的孩子）嗨！你所听，人家你爸爸用五兩粮票，花样吃得还不少！

李德山：（認真地）哎！我告訴你，我吃了兩個饅頭，一碗面条，一个“火燒”，仨包子——

李 妻：（打斷他的話）二斤糧票？

李德山：五兩。告訴你還有一碗米飯。

李 妻：（猛然地）說起米飯來，我倒忘了。

（把孩子遞給李，急忙跑向廚房）

李德山：（看着她的背影）看起來這榆木疙瘩腦袋有點動了。

劉秉樹：（上）老李，你有現成的糧票嗎？

李德山：有啊。這時候要糧票干什么呀？

劉秉樹：上街吃飯去。

李德山：大嫂沒在家？

劉秉樹：在吶。

李德山：那怎麼沒做飯呢？

劉秉樹：在家給我變戲法吶。

李德山：（莫明其妙）變戲法！得，准是兩口子又斗嘴啦，是嗎？劉大哥，要說大嫂可真不容易！一個人帶着仨孩子，成天洗洗涮涮——

劉秉樹：這我沒意見。可是不應該在吃飯問題上給我鬧革命哪！

李德山：（更莫明其妙）我怎麼越聽越糊塗，

什么变戏法、鬧革命，这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
刘秉树：是这么回事。刚才下班，我一进门，人家就跟我說：他爹呀，今儿啊，咱們一家四口子，我才蒸了一斤面的饅。你說这不是开玩笑嗎？四口人一斤面那够呢？可人家还有詞哪；說什么我保守，他有先进的做飯技术，不但保証够吃；还許能剩下呐。你說这不是沒影儿的事嗎？

李德山：是啊，这先进技术是得推广啊，也叫我們这榆木疙瘩見識見識。

刘秉树：什么見識見識！

李德山：噢，没什么，我是說——儉省儉省。

刘秉树：哎，老李！哪儉省不了，来跟肚子儉省？

李德山：刘大哥，不是让你跟肚子鬧着玩儿。新技术做飯，一斤面能蒸二斤饅哩。

刘秉树：老李！你怎么也跟着瞎起哄？一斤面能蒸二斤饅？